

《广韵》206韵来源考

丁治民

【摘要】《广韵》206韵是怎么来的?历来聚讼纷纭,经分类详列各家的观点,再比较现有材料,得出结论如下:《广韵》是以开元本孙愐《唐韵》204韵,再加上敦煌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上声五十一广与去声五十六严两韵而来的;《广韵》的韵数发展历程应为“193-204-206”,而非其他。

【关键词】《广韵》;206韵;开元本《唐韵》;敦煌本王韵

【作者简介】丁治民(1969-),男,江苏东台人,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汉语史教学与研究(上海 200444)。

【原文出处】《长江学术》(武汉),2024.1.107~11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东亚汉字文化圈《切韵》文献集成与研究”(19ZDA316)。

《广韵》,全称《大宋重修广韵》,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官修韵书,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由陈彭年等奉旨在前代韵书的基础上增广而成。该书是研究音义和古今语音演变的重要坐标,具有很大的学术价值,一向为学界所重视。

《广韵》其名有“增广切韵”之意,卷首有陆法言《切韵·序》、长孙讷言《切韵·序》和孙愐《唐韵·序》,全书共收字26194字,分为206韵,按四声分卷,其中包括平声57韵(上平声28韵,下平声29韵)、上声55韵、去声60韵、入声34韵。其中平声字较多又分为上平、下平2卷,共为5卷。

《广韵》206韵是从何而来的,是来自哪几种韵书?学界讨论历史悠久,聚讼纷纭,到目前为止,但尚未达成共识。

在《切韵》系韵书残卷被发现之前,《切韵》《唐韵》《广韵》被认为是具有明确传承意义的三部韵书。早在南宋时期,李焘在《新编许氏〈说文解字五音韵谱〉序》中就明确地作过论述:

所谓《广韵》,则隋仁寿初陆法言等所共纂集……时号《切韵》。(唐)天宝末,陈州司马孙愐者以《切韵》为缪略,复加刊正,别为《唐韵》之名。故在本朝太平兴国、雍熙、景德皆尝命官讨论。大中祥符元年改赐新名曰《广韵》。^①

李焘认为《广韵》与天宝本《唐韵》关系密切,但是他没有具体说明《切韵》的193韵是如何演变成《广韵》的206韵的。关于《切韵》和《广韵》之间的诸本韵书的韵目演变问题,现代的学者有不少论述。现分类详列各家观点,并稍作按语:

《切韵》残卷的部目和《广韵》颇有异同:共有一百九十三韵,比较《广韵》的二百六韵少了十三韵;原来真淳、寒桓、歌戈等只是因为“开口呼”“合口呼”的分别,陆氏不立为两部,又上、去的俨、醮二韵,以所属的字数少,也不另立,这在音理上都无甚遗失。^②

就韵部数目来说,《切韵》只有193韵。《广韵》虽多出13韵,实际上不过是把《切韵》的若干韵一韵分为两韵

而已。由此可知《广韵》实可视为《切韵》后身,在体系上与《切韵》并无差别。^③

二百零六部是由《切韵》的一百九十三部加以补充整理而成的,在唐代已经具备,它只是对一百九十三部的加细加密,而不是有所增益。^④

《切韵》比《广韵》少十三个韵,但一般认为那并不是语音系统的变化,而是分韵宽严的问题。这十三个韵中有十一个是合口韵(諄、准、稕、术、桓、缓、换、末、戈、果、过)。^⑤

《广韵》在《切韵》193韵的基础上再分为206韵。《广韵》所用反切,采录《切韵》而来。^⑥

《广韵》分韵206个,比《切韵》的193个多,但这种分韵只是更加细密而已,并没有改变《切韵》的语音系统。^⑦

相较于李焘,上述学者的论述更为细致,他们指出《广韵》的韵目直接来源于《切韵》,但韵数已由《切韵》的193个分化为206个。学者们的进步之处还在于明确指出《切韵》和《广韵》语音系统的一致性,但他们依旧没有对韵目演变过程作详细的讨论。他们的表述不免让人简单理解为:《广韵》的206韵是直接从《切韵》的193韵分化而来的。事实上,《广韵》的一大特点是“述而不作”^⑧。也就是说,《广韵》这部书中所有的材料皆是前有所承的,而非其首创。《广韵》比《切韵》所多的13个韵,应当在《广韵》之前的韵书中就已经存在了。

自李荣始,一部分学者关注到了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一书对《广韵》分韵的影响,从而进一步推动了相关研究:

宋跋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

上声韵目:五十一广虞掩反,陆无韵目,失。

又去声韵目:五十六巖鱼淹反,陆无此韵目,失。

从这两条可以知道,陆法言《切韵》比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少两韵,共193韵。王仁昫《切韵》中有11个韵《广韵》分成两韵,所以《广韵》一共有206韵。^⑨

“刊谬补缺”的主旨是增字加注。陆氏《切韵》原书的部目次序,敦煌本都没有多大的变动,只是上声与去声各多分一个韵,共一百九十五韵……自《切韵》至《广韵》,诸家分韵都小有差异,然而立场似乎都在诗文用韵的宽严,与韵母系统无关。^⑩

陆书比王书少两个韵(上声广(yǎn)韵和去声严韵),只有一百九十三韵。《广韵》比王仁昫的《切韵》多出十一韵,这是因为把一些开合合一的韵分为开合两类。^⑪

《广韵》韵目来源于《王韵》增二韵以及部分韵目的开合分韵。^⑫

《广韵》全书5卷,分为206韵,共收字26194字,四声韵部排列的次序与徐铉改定《说文篆韵谱》所据的唐李舟《切韵》的韵次相合。《广韵》分韵已经与陆法言《切韵》不同。从分韵的多寡来说,平声比《切韵》多諄、桓、戈三韵,上声多准、缓、果、伊四韵,去声多稕、换、过、醜四韵,入声多曷、术二韵,共多十三韵。^⑬

从《切韵》到《广韵》韵数是有变动的。《切韵》共一百九十三韵,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共一百九十五韵,《广韵》共二百〇六韵。变动的原因在于《广韵》把一些“开合同韵”的韵改为开合分韵。这种数目的变动并不影响《切韵》《广韵》的编纂体制,也不影响它们所代表的音韵系统。^⑭

《广韵》中真和諄、寒和桓、歌和戈这六组二十二韵,在《王韵》中只有三组十一韵。而《王韵》中严韵的上去韵“伊”和“醜”在陆法言《切韵》中是没有的……一般认为,这样剩下的193韵就是陆法言《切韵》的原貌。^⑮

《广韵》和《切韵》韵数多少不同的主要原因,还是分韵宽严的不一致。虽然《广韵》分别把《切韵》的“真、寒、歌”三个韵部的11个韵一分为二,再加上前面所说的“俨、醜”二韵的设立共多出《切韵》13个韵,那只是分韵标准疏密不同,实际格局并没有什么变化,语音系统仍然是一致的。^⑩

《广韵》多出的上声“俨”韵和去声“醜”韵是根据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中增添的上声“广”韵与去声“严”韵改变成的。就整个语音系统来说,《广韵》和《切韵》还是基本上一致的,并没有多大改动,韵目变化是分韵宽严的问题。^⑪

《广韵》较《切韵》多出的13韵是分韵粗细宽严的变化,其中上声俨韵,去声醜韵是依据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的成例增添的,其余十一韵的增加多出是由于将《切韵》某些韵中所含开、合韵目分开独立成韵的结果。^⑫

《广韵》的韵目是参照了《切韵》和《王韵》所确定的。^⑬

《切韵》分193韵,王本《切韵》分195韵,《广韵》分206韵,这些不一致并不影响语音系统……《刊谬补缺切韵》比《切韵》多上声“广”韵和去声“严”韵。《广韵》比《刊谬补缺切韵》多11韵……但韵母系统并无变化。^⑭

从最初的陆氏193韵到后来《广韵》的206韵,原因是增订本将陆氏因字少而附于邻韵的严韵上声俨韵和去声醜韵单立出来多出两个韵,又将真、寒、歌三个韵系按开合口各自分为两个韵系,多出諄、桓、戈三个韵系共11个韵。^⑮

《切韵》本只有一百九十三韵,《王韵》(如《王三》)将严韵的上、去声“俨、醜”二韵独立,成为一百九十五韵,《广韵》则增至二百零六韵……《广韵》将《切韵》“真、寒、歌”三部十一韵一分为二,多出十一韵来,加上前述“俨、醜”二韵的分立,二百零六韵对一百九十三韵,正好比《切韵》多了十三韵。^⑯

就韵的总数来看,《广韵》比《刊谬补缺切韵》多十一个韵,但是从韵类数来看基本上是一样的。《切韵》还少了广(俨)、严(醜)两个韵和两个韵,……实际上尚有这两个韵类,只是未立韵目。《刊谬补缺切韵》比《切韵》多两个韵,而比《广韵》少十一个韵,但三部韵书的韵类是一致的。^⑰

陆法言《切韵》只有193个韵部,到《广韵》增加至206韵,增加了十三个韵。这十三个韵是逐步增加的。

第一次增韵出现在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增加了两个韵。严韵的上声“广”韵、去声“严”韵,得195韵……^⑱

上述学者认为,《王韵》的“广、严”二韵就是《广韵》的“俨、醜”二韵,而《广韵》另外多出的11韵是通过将《切韵》的部分韵目开合分立得到的。从《切韵》193韵,到《王韵》195韵,再到《广韵》206韵,从数字的自然增量看,是可以理解的。但对于《广韵》相较“王韵”多出的“諄、桓、戈”等11韵是谁分的?“王韵”现存宋跋本与敦煌本两个本子,两个本子完全相同吗?关于这两个问题,我们将在文章后半段再讨论。

随着研究的深入,一部分学者又发现了《唐韵》对《广韵》分韵的影响,现将相关论述开列于下:

宋代《广韵》的二百六韵,只有齐、移不分以及上去增多俨、醜二韵依照孙氏开元本,此外都是根据于孙氏天宝本《唐韵》的分部的。^⑲

《广韵》的韵部是在《切韵》的一百九十三韵和开元本《唐韵》的一百九十五韵的基础上,增为二百零六韵。主要是仍按《唐韵》的作法,将真諄、寒桓、歌戈等韵分为两部。^⑳

孙愐《唐韵》较陆法言《切韵》总计平声多三个韵,上声去声各多四个韵,入声多两韵,共多十三个韵。总数

为二百零六韵……而《广韵》仍沿孙愐之旧分二百零六个韵。^⑲

《广韵》是将《唐韵》195个韵部中的真、淳、寒、桓、歌、戈等韵的平、上、去、入韵各分为二，所以有206韵。^⑳

《广韵》206韵中，有193韵从陆法言的《切韵》中来，多出十三个韵目。这十三个韵目来自《唐韵》，其中两韵来自开元本，十一韵来自天宝本。韵目的排列次序，四声的相承，则依陆法言的《切韵》。^㉑

《广韵》的声韵调系统是因承陆法言《切韵》而来的。《切韵》原书分为一百九十三韵，而《广韵》又参照了唐孙愐《唐韵》一类的韵书，分类加细，四声韵部增多至二百零六韵。^㉒

“俨、酳”二韵依照孙氏开元本《唐韵》，十一韵来自天宝本《唐韵》，其余皆来自陆本《切韵》。^㉓

这部分学者或认为206韵来自天宝本《唐韵》，或把“王韵”误为《唐韵》，或认为206韵分别来自《唐韵》的开元、天宝两个本子。

通过下令之《式古堂书画汇考》录有孙愐《唐韵序》及此书韵部数目知开元本《唐韵》有195韵(与《王韵》同)，又从蒋氏藏本(方、罗二先生认为系天宝本《唐韵》残卷)去入声的分韵情况，可以考证出天宝本唐韵当有204韵，推论《广韵》所分二百零六韵，其中一九三韵来源于陆法言《切韵》，有两韵当来源于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和开元本《唐韵》，有十一韵则是取材于天宝本《唐韵》。^㉔

206韵是采取了陆韵193韵。加上王韵和开元本孙韵广、严2韵，改韵目作俨、酳，再加上天宝孙韵淳、桓等11韵。^㉕

《广韵》206韵其中193韵来自陆法言《切韵》，有2韵来自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有11韵采自天宝本《唐韵》。韵目的排列次序为四声相承，又采自李舟《切韵》。^㉖

《广韵》所收的206韵中，有193韵直接来自陆法言的《切韵》，有两韵来自王仁昫的《刊谬补缺切韵》或孙愐的开元本《唐韵》，有十一个韵来自孙愐的天宝本《唐韵》。至于韵目的排列次序和四声的相承则采自李舟的《切韵》。^㉗

《唐韵》体例同《切韵》，是唐代影响最大的韵书。《唐韵》比《切韵》多出11个韵，再加上广、严二韵，共206韵。故《唐韵》实为宋代修撰的《广韵》韵部区分之来源。^㉘

《广韵》的声韵调系统是因袭陆法言《切韵》而来的。在《切韵》193韵和《唐韵》195韵的基础上，《广韵》共分206韵，其中193韵来自陆法言《切韵》，有2韵来自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有11韵采自唐天宝本《唐韵》。^㉙

相较《切韵》，天宝本《唐韵》将平声“真、淳”分立，“寒、桓”分立，“歌、戈”分立；上声“轸、准”分立，“早、缓”分立，“哿、果”分立；去声“震、稕”分立，“翰、换”分立，“个、过”分立；入声“质、术”分立，“曷、末”分立；韵目增至204个。再加上《王韵》分出的“广、严”，就形成了《广韵》的206韵。^㉚

除增加字以外，《广韵》对《切韵》的韵目增加有两种情况：一是吸收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的创举，增加上声广韵和去声严韵，只是把这两韵的名称依次改成了俨和酳：一是吸收了孙愐《唐韵》的办法，把一些合口韵分立出来。^㉛

《广韵》较《切韵》的“开合分韵”的差异并非自《广韵》才有，《唐韵》已经有之，如《唐韵》去声有翰韵和换韵，入声具有曷韵和末韵，质韵和术韵的区别。且“如果看的仔细一点，这些分韵并不都是纯粹以开合为条件的。《王三》平声歌韵有三个开口三等小韵，这些却都见于《广韵》戈韵，这一点是学者都很熟悉的”。简单的用开合

分韵来说明韵目变化似不够全面。^⑩

从韵目变化而言,《切韵》本来是193韵,到《唐韵》增至195韵(从上声琰韵里分出广韵:从去声艳韵里分出酏韵),《广韵》再增至206韵(真淳、寒桓、歌戈分为二)。^⑪

《广韵》在分韵上,它吸收了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增收的两韵,改名为“俨”和“酏”:又吸收了《唐韵》分立的11个合口韵,如从“真”韵分出“淳”韵,从“寒”韵分出“桓”韵,从“旱”韵分出“缓”韵等,这样比《切韵》增加了13个韵,共计206韵。^⑫

天宝本《唐韵》将平声“真、淳”分立,“寒、桓”分立……韵目增至204个。加上《王韵》分出的“广、严”,共同构成了《广韵》的206韵。^⑬

《广韵》是以《唐韵》和“王三”等韵书为基础修订的,与“王三”相比,《广韵》增加了11韵,即从“真、臻、震、质、寒、旱、翰、曷、歌、哿、个”11韵中分别分出“淳、准、稔、术、桓、缓、换、末、戈、果、过”11韵……《唐韵》和《王韵》都是《广韵》参照的底本。^⑭

《广韵》韵目中其中一百九十三韵来自陆法言《切韵》,“俨、酏”两韵出自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淳、准、稔、术、桓、缓、换、曷、戈、果、过”等十一韵采自孙愐天宝本《唐韵》。^⑮

这部分学者认为《广韵》的206韵来自《唐韵》和“王韵”两部韵书。学者们立论所据的材料是最全面的。但两书说中又分为两派:一派认为韵书韵目的演变是从193韵到195韵再到206韵;另一派认为,韵书韵目的演变是从193韵到204韵再到206韵。究竟哪种说法更接近事实?回答这个问题,那需先看两部王韵、两部《唐韵》现存情况。

我们先看《唐韵》。《广韵》前有陈州司法孙愐《唐韵序》,我们可以通过这篇序言还原一部分《唐韵》的面貌。

……上行下效,比屋可封:辄罄謏闻,敢补遗阙。兼集诸家为注训释,州县名目多据今时……其有异闻奇怪传说、姓氏原由、土地物产、山河草木、鸟兽虫鱼、备载其间,皆引凭据。随韵编记,添彼数家,勒成一书,名曰《唐韵》,盖取《周易》《周礼》之义也。及案《三苍》《尔雅》《字统》《字林》《说文》《玉篇》《石经》《声韵》《声谱》《九经诸子》《史》《汉》《三国志》《晋宋后魏周隋陈梁两齐书》《本草》《姓苑》《风俗通》《古今注》《贾执姓氏》《英贤传》、王僧孺《百家谱》《周何洁集》《文选诸集》《孝子传》《舆地志》及武德己来创置。迄开元三(二)十年并列注中,等夫輿诵,流(战)汗交集,愧以上陈天心……以四声寻译,冀览者去疑,宿滞者豁如也。又纽其唇齿喉舌牙,部件而次之。有可纽不可行之,及古体有依约之,并采以为证,庶无壅而昭其冯。起终五年,精成一部。前后总加四万二千三百八十三言。仍篆隶石经,勒存正体,幸不讥繁。于时岁次辛卯天宝十载也。^⑯

从序可知:《唐韵》有开元二十年与天宝十年两个本子;开元本注释引书颇丰,这在唐五代韵书中也极少见。《唐韵》现存传世文献残卷一种和出土文献残叶五个,分别为蒋斧藏本《唐韵》与P二〇一四、P二〇一五、P二〇一六、P四七四七及P五五三一。现将《广韵》与两种《唐韵》残卷(叶)进行比较:

一、《广韵》与蒋藏本《唐韵》残卷等韵书比较

现以蒋藏本《唐韵》、两部王韵与《广韵》十九代韵代纽为例(表1)。

表2 《广韵》与五代刻本残叶等韵书比较

韵书	韵·纽	先韵·舌头音五纽
P二〇一五	<p>……○天 (第五纽) 天曰員 又姓。他蓋然兒。前反。五</p> <p>姓。古田□十 □□名。八</p> <p>作季。熟。奴前反。二</p>	<p>……○田 (第六纽) 徒天 土地堪相反。處。亦微</p> <p>……○顛 (第七纽) 顛項。多田反。十一</p> <p>……○蓮 (第九纽) 蓮荷, □□□ 芙蕖。□ □</p> <p>……○年 (第八纽) 禾熟曰年。</p>
宋跋本	<p>……○天 (第五纽) 他玄 上玄。反。三</p> <p>……○田 (第十纽) 徒賢反。地。十</p> <p>……○顛 (第十二纽) 都賢反。□。十二</p>	<p>……○蓮 (第九纽) 落賢反。芙蕖實。五</p> <p>……○年 (第十一纽) 奴賢反。載。正作季。十二</p> <p>……</p>
《广韵》	<p>……○天 (第五纽) 上玄 《說文》曰:“顛也。至高無上。從一,大也。”《爾雅》曰:“春為蒼天,夏為昊天,秋為旻天,冬為上天。”他前切。六</p> <p>……○蓮 (第九纽) 《爾雅》 芙蕖。其実蓮。”云:“荷, 落賢切。八</p> <p>田,填也。五稼填滿其中也。”又姓,出北平。敬仲自陳適齊,後改田氏。九代遂有齊國。徒年切。十九</p>	<p>……○田 (第十纽) 《釋名》曰:“土已耕者曰田。</p> <p>……○季 (第十一纽) 穀熟曰年。奴顛切。三</p> <p>……○顛 (第十二纽) 頂也。又姓。《左傳》晉有顛頤。都年切。十五</p> <p>……</p>

能就是王力只说“《广韵》的前身是《唐韵》”^⑨,而不说“《广韵》的前身是蒋藏本《唐韵》”^⑩的原因。开元本的抄本大多已经亡佚,而蒋藏本作为其唯一传本,是研究《广韵》与开元本之间关系的最直接的参照语料,这也是蒋藏本的价值所在;五代刻本当是天宝本的一种。《广韵》的206韵中204韵是来自开元本《唐韵》的,而非天宝本《唐韵》(天宝本也应是204韵)。

蒋藏本《唐韵》现存去声59韵,入声34韵。蒋藏本所存去声与宋跋本王韵相比多廿九换、卅九过两韵;入声多六术、十三末两韵。从四声相承看,真、寒、歌三韵在《切韵》的开合合韵,到开元本《唐韵》时已分为开合分韵。

众多学者都赞同“《广韵》多出的11个韵是韵目开合分韵的结果”这一观点,但学界尚未明确指出开合分韵是谁分的。从现存唐五代韵书看,11韵的开合分韵最早的见于蒋藏本《唐韵》。《唐韵》的编纂者为孙愐,这一发明权应归之于孙愐。对真、寒、歌三韵的开合分韵,音韵学通论性著作大多认为开合分韵区别在于合口多了一个“u”介音,诚如此,那就不能解释《广韵》为何有开合合韵与开合分韵两种现象。

事实上,对中古的“开合”不能按现代汉语合口呼的定义来理解。《广韵》的韵目由原来的一个韵目(形)分化为两个韵目(形),形(韵目)不同,音定不同。同一个韵目下,主元音和韵尾相同;不同韵目下的音,要么是主元音不同,要么是韵尾不同。^⑪开合合韵变为开合分韵,一个韵目分为两个韵目,分开的两个韵的主元音定不同,两者当有细微的差别,区别不应是两个韵有无合口“u”介音。《广韵》的合口概念需重新定义:开合合韵的,合口就是多一个“u”介音,因为它们的主元音同;开合分韵的,开合两韵的主元音不同。开合两韵主元音的区别应是圆唇与否,圆唇的是合口,不圆唇的是开口。如“寒”韵的主元音应为后、低不圆唇的[a],“桓”韵的主元音当为

后、低圆唇元音[p]。《广韵》其他六对开合分韵的也应作如此理解,构拟的音值才能有明显的区分度。^②能辨析主元音有如此细微的差别的,当与颜之推、萧该、陆法言等人是一样的,是能“赏知音”的专业研究者,而不是只求“广文路”的一般学人。《唐韵》作者孙愐生卒年虽不可据考,但他与颜之推等人一样,具备“赏知音”的能力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孙愐敏锐地捕捉到了《切韵》“真、寒、歌”三韵开、合主元音的细微差异,并将其体现在开元本《唐韵》中,这就是《广韵》比《切韵》多出的十一个韵的由来。孙愐已把《切韵》的“真、寒、歌”三韵系的开合分韵分为开合分韵。开合分韵应是一个高难度的工作,不是人人都能察觉、体会且能辨别的,但学界对孙愐所做工作关注度不够。

蒋藏本《唐韵》去声与《广韵》比,少了一个“醞”韵。关于“醞”韵来自哪一部韵书这一问题,上述学者中除董同龢先生外,均认为是来自宋跋本王韵。然而宋跋本王韵去声韵目倒数第二韵为“五十六醞”,最后一韵为“五十七梵”;而翻检韵书正文却发现,去声最后一韵为“五十六梵”韵,而无“五十六醞”韵。故宋跋本王韵虽号称195韵,实际上只有194韵,可以说宋跋本王韵“一百九十五韵”是“有名无实”的。

真正分成195韵的韵书是敦煌本王韵。敦煌本王韵去声最后三个韵目是“五十五鉴、五十六醞、五十七梵”,其正文分韵也是如此。

三、两部王韵、《唐韵》《广韵》去声嚴(醞)、梵两韵比较

现再将《广韵》与两部王韵及蒋藏本《唐韵》醞、梵两韵进行比较(表3)。

表3 两部王韵、《唐韵》《广韵》去声嚴(醞)、梵两韵比较

韵书	组	嚴(醞)	梵
宋跋本			五十六梵 扶泛反。讚梵。二 ……泛 敷梵反。浮。四 ……劍 举欠反。两刃刀。一。 欠 去剑反。张口。一。 俺 於剑反。大俺。五 ……萎 妄泛反。草木芜萎。
敦煌本		(五十六)嚴 鱼淹反。嚴酷。二 ……脅 盱淹反。妨。一。 淹 於嚴反。湿。一。 發 丘嚴反。欠崖。二	(五十七)(梵) □敷梵□ ……劍 举欠反。两刃刀。一。 欠 去剑反。张口。 俺 於剑反。大。五 ……萎 妄泛反。草木芜萎。
唐韵			五十九梵 梵声。扶泛反。二 ……泛 浮。亦作汎。 ……劍 《广雅》云:“龙口阿干将……” 俺 大也。於剑反。三
广韵		五十七醞 酒醋味厚。鱼欠 ……脅 妨也。许欠切。二 ……發 丘嚴反。欠崖。二 ……萎 草木芜蔓也。亡剑切。一。	六十梵 梵声。扶泛切。三 ……汎 浮兒。孚梵切。八 ……劍 《释名》曰:“剑检,所以防检非常也。”《广雅》云:“龙泉太阿干将……”居欠切。一。 欠 欠伸。《说文》曰:“张口气悟也。”今借为欠少字。去剑切。二 ……俺 大也。於剑切。八

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成书时间为公元706年^⑤,开元本《唐韵》成书时间为公元732年。敦煌本王韵的成书时间虽不可考,但应在宋跋本王韵之后。^⑥在编开元本《唐韵》时,孙愐应没有看到敦煌本王韵,否则206韵不可能到宋真宗时代才出现。“俨(广)、醜(严)”两韵当来自敦煌本王韵,而非宋跋本王韵。

蒋藏本《唐韵》体例为先义训、后反切,最后为韵字数,这与《广韵》同;注释,《广韵》比蒋藏本多引小学书证,如“剑”字,蒋藏本引“《广雅》”,而《广韵》先引“《释名》”,再引“《广雅》”,从中也可以看出《广韵》是如何“重修”的。

可以说,《广韵》的206韵当是以开元本孙愐《唐韵》204韵为主,再加上敦煌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广、严”两韵为辅合并而来的。也就是说,《切韵》到《广韵》韵数的演变历程应为“193-204-206”,而非其他。

以上所论如能成立,关于《广韵》206韵是从何来的,这一问题的讨论似可告一段落。

本文初稿承蒙汪化云、张小艳、董建交、赵晓庆、张新朋、郑妞六位先生指正,博士生李惠超在资料收集、校对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特致谢悃。

注释:

①[元]马端临:《文献通考》第九册,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521页。

②张世禄:《中国音韵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193页。

③史存直:《汉语语音史纲要》,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4页。

④任铭善:《汉语语音史要略》,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9页。

⑤顾义生、杨亦鸣:《音韵易通》,徐州: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97页。

⑥高建平、高晓梅、程树铭:《汉语发展史》,哈尔滨: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8页。

⑦简启贤:《音韵学教程(修订版)》,成都:巴蜀书社2013年版,第44页。

⑧鲁国尧:《鲁国尧语言学论文集》,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27页。

⑨李荣:《〈切韵〉音系》,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75页。

⑩董同龢:《汉语音韵学》,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版,第68页。

⑪何九盈:《古汉语音韵学述要》,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47、50页。

⑫周秉钧:《古汉语纲要》,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141-142页。

⑬周祖谟:《周祖谟文字音韵训诂讲义》,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72、201页。

⑭殷焕先、董绍克:《实用音韵学》,济南:齐鲁书社1990年版,第28-29页。

⑮汪寿明、潘文国:《汉语音韵学引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3-74页。

⑯黄建群:《音韵学概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88-90页。

⑰陈复华:《汉语音韵学基础》,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7页。

⑱胡安顺:《音韵学通论》,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37页。

⑲周祖彦:《新著音韵学》,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第85页。龙庄伟:《汉语音韵学》,北京:语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25页。

⑳龙庄伟:《汉语音韵学》,北京:语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25页。

- ②1 龙昇腾:《基础音韵学》,成都:巴蜀书社2008年版,第76页。
- ②2 万献初:《音韵学要略》,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6、58页。
- ②3 唐作藩:《音韵学教程》第五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08页。
- ②4 熊桂芬:《从〈切韵〉到〈广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59页。
- ②5 [瑞典]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第19页。
- ②6 李新魁:《中古音》,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71页。
- ②7 李思敬:《音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45-46页。
- ②8 丁忱:《汉语音韵学教程》,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4页。
- ②9 张继平:《古音韵释要》,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年版,第45页。
- ③0 严学窘:《〈广韵〉导读》,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8年版,第12页。
- ③1 [韩]李炳官、[韩]金铉哲、[韩]李圭甲、[韩]金爱英、[韩]朴圣镐:《中国语言学史》,雷汉卿、胡翠月译,成都:巴蜀书社2014年版,第222页。
- ③2 方孝岳、罗伟豪:《〈广韵〉研究》,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7、74页。
- ③3 谢纪锋:《音韵学概要》,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8页。
- ③4 刘静:《汉语音韵学纲要》,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3页;耿振生:《音韵通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91-92页。
- ③5 邓文彬:《中国古代语言学史》,成都:巴蜀书社2002年版,第88页;濮之珍:《中国语言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214页。
- ③6 邹晓丽:《传统音韵学实用教程》,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版,第65-66页。
- ③7 李无未:《汉语音韵学通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9页。
- ③8 林焱:《中国语音学史》,北京:语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78页。
- ③9 邵荣芬:《汉语语音史讲话》,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99页。
- ④0 [日]平山久雄:《汉语语音史探索》,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69页。
- ④1 曹先擢、李青梅:《〈广韵〉反切今读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365页。
- ④2 申小龙:《中国古代语言学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81-282页。
- ④3 赵彤:《汉语音韵学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2页。
- ④4 夏能权、蔡梦麒:《宋跋本王韵与〈广韵〉比较研究》,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6页。
- ④5 胡奇光:《中国小学史(修订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75页。
- ④6 周祖谟:《〈广韵〉校本》,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9-21页。
- ④7 周祖谟:《唐五代韵书集存》,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28页。
- ④8 丁治民、李惠超:《〈集韵〉“三维定位法”来自天宝十载〈唐韵〉证》,《语言研究集刊》2022年总第29辑,第378-382页。
- ④9 王力:《汉语语音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 ⑤0 徐朝东:《蒋藏本〈唐韵〉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页。
- ⑤1 潘悟云:《汉语历史音韵学》,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2页。
- ⑤2 丁治民:《论严(韵)韵及〈广韵〉开合分韵》,《文献语言学》2016年总第3辑,第87页。
- ⑤3 周祖谟:《问学集》上卷,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485、493页。
- ⑤4 丁治民、汪亮娟:《〈广韵〉纂录王韵写本考》,《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